

一边被坑，一边攀比

——部分农村地区高额殡葬费乱象直击

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4月2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一边被坑,一边攀比——部分农村地区高额殡葬费乱象直击》的报道。

成本几百的骨灰盒最高卖到上万、不在殡仪馆消费就不能火化寄存、宁可花半年收成钱也要在葬礼上“大摆宴席”……临近清明,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,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殡葬改革,取得显著成效,但在包括脱贫村在内的一些农村地区,动辄数万元的殡葬费,依然是群众的一笔不小负担,与此同时,讲究面子排场的重殓厚葬风气依然普遍。

“殡葬的东西不讲价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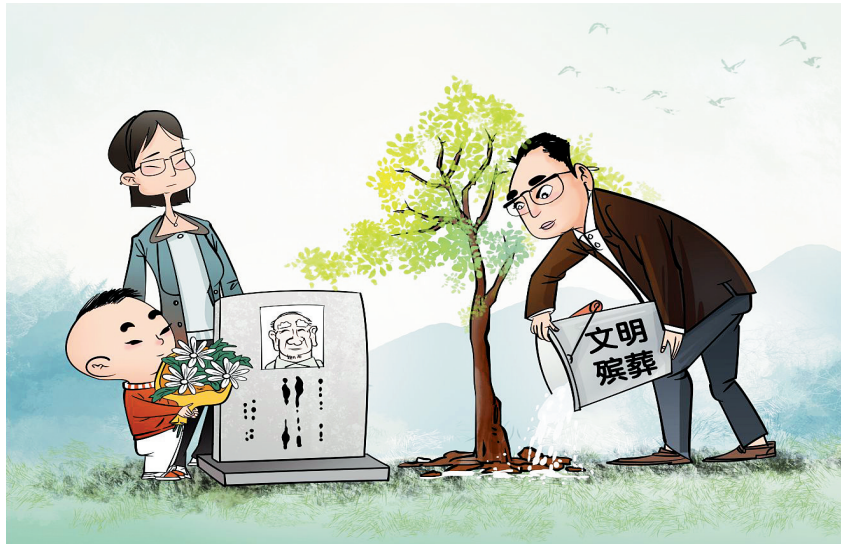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省西部某村村民小王最近痛失了一位亲人,悲伤之余他发现买一款合适的骨灰盒很难——殡葬用品店所售商品基本没有标价,同种材质和样式的骨灰盒有的卖1000元,有的卖4000元。

“他们也分不清啥黑檀紫檀,就让我掂分量看沉不沉。”在“便宜的容易坏”“好寓意庇佑后代”等话术诱导下,小王咬牙买下一款2000多元的骨灰盒。

记者走访多地发现,不明码标价、随意加价现象在殡葬用品市场较为普遍。记者联系相关厂家了解到,市面上大部分骨灰盒批发价在几百元甚至更低,十倍或者二十倍的利润是“行规”,高达百倍的也不少见。

与小王进行比价不同,许多人为了图方便,会直接选择“殡葬一条龙”服务,配套购买殡葬用品。所谓的“殡葬一条龙”可以提供遗体处理、丧葬筹备、祭祀仪式等“全套”项目。

一受访群众刚为逝去的父亲办完丧



移风易俗

新华社发 曹一作

事,拿到“一条龙”的价格确认单才后知后觉,“打包的价格比单独买还贵,像被趁火打劫了,他们还说‘殡葬的东西不讲价’。”

一些不相信殡葬业民营机构的人会去殡仪馆治丧,没成想也可能“被宰”。记者在一些殡仪馆发现,所售骨灰盒多数是高价款。在一家县级殡仪馆内,一款雕有仙鹤的金丝楠木骨灰盒售价5694元,线上类似产品售价700元;另一款镶有彩石的檀木骨灰盒售价2990元,线上同款产品售价300元。

还有一些殡仪馆没有遵守“设置低价骨灰盒并保证供应”的规定。有的殡仪馆甚至存在强制消费:火化后想寄存,就得在馆里买骨灰盒。当地一位群众拿着殡仪馆刚买的2000多元骨灰盒说:“差不多都是这个价,都得在这儿买,没办法。”

“借钱也要办得风光”

一边遭遇暴利的“坑”,另一边却难解攀比的“绑”。记者调查发现,部分农村地区丧事大操大办、攀比要面子的风气依然存在,甚至包括一些脱贫村。

清明节前夕,记者在吉林省西南部一个村“参加”了一场葬礼,简陋的两间村房前搭着豪华灵棚,旁边简易舞台上的乐手们吹着喇叭、演奏哀乐,邻居们络绎不绝、祭拜后入席落座。这家丧户为记者算了一笔“后事账”:停尸4天,8位乐手每人每天300元,台子费2700元,一位厨师每天1000元,加上殡葬费、宴席费,一共花了5万多元。这家丧户以务农为生,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屋里的家具家电都十分老旧,“舍不得换”。

“家家都这样,花得少怕街坊邻居笑话。”丧户无奈坦言,传统风俗讲究“死者为大”“重敛厚葬”“不大操大办会被认为不孝”。多地村民表示,不少人家里为了办丧事“落下饥荒”。场面上“随大溜”,人情礼金也逐年攀升成负担,即便是在一些脱贫村,白事礼金也增至500元、1000元,甚至更高。

此外记者还发现,在推行火葬的地区,受“入土为安”思想影响,一些人在治丧时选择火化后再土葬,“二次装棺”,即将骨灰盒放入新的棺材再埋入土中。一位村民表示,火化的钱也出了,土葬的钱也出了,“不想成为异类”。

监管与引导双管齐下

近年来,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及农村殡葬。今年,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。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,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,降低农村人情负担。

殡葬,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。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。本是送别逝者、寄托哀思的行为,不该成为牟利的灰色地带,攀比要面子的风气亟待改变,殡葬改革的成果要惠及更多农村群众。

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,当前,殡葬行业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,监管存在“多龙治水”难题,“归谁管”“怎么管”“管不了”往往让部门间相互扯皮,难以规范化。

专家建议,一方面,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提高准入门槛,重塑行业规范,改变价格虚高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;另一方面,进一步提升殡仪馆运行效能,从政策扶持和加强监管方面下功夫,提高殡仪馆服务水平,降低各项收费。

打“国家”旗号的涉诈App

折射手机应用市场乱象

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4月2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打“国家”旗号的涉诈App,折射手机应用市场乱象》的报道。

近期,一些不法分子套用各类官方公开信息,打着“国家支持项目”“国家惠民政策”旗号制作出一批手机应用(App),在其中编造虚假投资理财项目,以高收益为诱饵,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在App“投资”进而实施诈骗。

不少专家表示,一些虚假App造成群众财产损失,带来负面社会影响,建议持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
打“国家”旗号的涉诈App

3月中旬,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一批涉诈高风险App,包括数个“一带一路”虚假App、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虚假App、“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”虚假App、“中国芯”虚假App等。

记者调查发现,类似案例近年来不时出现。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检察院去年底公布的一起案例显示,以巫某某、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传销组织,无任何实际经营活动,在宣传过程中将“一带一路”作为幌子,开发“一带一路”App

平台,以“电力开发”“基础设施建设”等项目为名,引诱他人注册App以会员身份投资虚拟项目获得收益。

该组织以“专家演讲”、线上直播、微信群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,发展大量会员。通过设立会员层级,形成上下级关系,设置产品收益、代理佣金、团队发展津贴、团队投资奖励等收益方式。以巫某某、刘某某为首的团伙利用该App不断发展下线,会员层级多达36级,累计涉案金额近亿元。

中国政法大学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,被骗群众是直接受害者,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。同时,不法人员以国家或政府部门的名义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,损害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。

折射App市场乱象多

金融行业也频现“李鬼”App。东兴基金3月中旬公告,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“东兴基金”名称、标识,假冒该公司员工提供非法证券咨询活动;不法分子以提供网络公示的公司注册地址、办公地址、营业执照等手段,涉嫌以退费名义,通过电话、App等渠道向公司客户发送诈骗信息,诱导客户向其退费并进行非法资金诈骗。

今年1月,大成基金也发布《提醒投资者谨防金融诈骗》公告称有不法分子冒用该公司名义,设立仿冒App、网站诱导投资者充值、退费进行诈骗等非法活动。今年以来,发布类似金融诈骗风险提示的基金公司已不下10家,虚假金融App已成为高发的网络诈骗手段。

受访专家表示,虚假涉诈App背后,折射的行业乱象、地下黑产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。

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说,尽管目前应用市场的管理越来越严格、越来越规范,但实际上,应用市场本身是经营主体,多数应用市场只进行表面的审查和技术性的防范,如果申请者提交的App本身是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,没有明显的木马、病毒等,原则上多数可以通过。

赵占领表示,部分涉诈App在手机应用市场上线,一些应用市场出于商业利益考虑,可能不会对App的经营活动是否违法进行审查。客观上,事前判断App的经营者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行为也有一定困难。

赵占领表示,部分涉诈App的下载渠道可能并非应用市场,而是自建网站或者小程序等,用户可以直接下载或者登

录。胡钢说,不少涉诈App直接一对一精准诱使用户下载,如通过单独的渠道发送下载链接等。

综合施策加大打击力度

多位受访者建议,有关部门针对涉诈App还需综合施策,加快完善法律法规、加大监管审核力度、加强运营日常监管。

手机应用市场应当好“守门人”。公安部网安局去年年中公布的一起案例显示,福建厦门思明公安分局接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通报,某移动应用市场对外提供6款假冒国家税务总局“个人所得税”App的下载服务,相关假冒App的图标与国家税务总局“个人所得税”App图标完全相同、名称也高度雷同。

警方对该移动应用市场运营公司开出罚单,该公司被依法处以罚款2万元,公司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罚款8000元。

赵占领建议,手机应用市场应加强涉诈信息处置,尽到事前审查、事中监督及事后及时处置的义务。对于那些明显移花接木、以假乱真的App应严格审查,不予上架。对某些特定类型的App,要给予重点关注,如涉金融类、理财类的App是否存在金融诈骗可能等。